

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

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

朱東潤著

開明
書店

中國文學批評大綱

民國三十三年一月出版

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再版

每冊定價國幣六元三角

印刷者	發行者	著者
開明書店	開明書店	朱東潤
	代表人范洗人	

有著作權 * 不准翻印

Y (207 P.) 評 D. 24

自序

民國二十年，我在國立武漢大學授中國文學批評史，次年夏間，寫成中國文學批評史講義初稿。二十一年秋間，重加訂補，二十二年完成第二稿。二十五年再行刪正，經過一年的時間，完成第三稿。二十六年的秋天開始排印。這時對外的抗戰爆發了，烽火照遍了全國，一切的機構發生障礙，第三稿印成一半，祇得擱下，其餘的原稿保存在漢口。二十七年春間，武漢大學西遷。就在這一年，放棄武漢，整個的戰局起了變化。這部中國文學批評史講義第三稿也祇賸了上半部。

在這幾年的中間，自己曾經幾次想把這部書重行寫定，但是手邊的書沒有了，手鈔的筆記也沒有了，連帶想把第二稿的下半部重行刪正，也不可得。承朋友們的好意，要我把這部書出版，我總是遲疑。我想待第三稿的下半部收回以後，全部付印，因此又遷延了若干時日。事實終於顯然了，我的大部的書籍和手寫的稿件都沒有收回的希望。所以最後決定把第三稿的上半部和第二稿的下半部併合，略加校定，這便是這部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的前身。在這裏，一切的形式和內容，無疑的都流露了講義的氣息。

講義便有講義的特點。因為授課的時間受到限制，所以每次的講授不能太長，也不能太短，因為講授的當中不能照本宣讀，所以講授的材料不能完全攔入講義。因為在言論中要引起必要的注意，同時因義引證的語句，不能在口頭完全傳達；所以講義中間勢必填塞了許多的引證，而重要的結論有時不盡寫出，因

爲書名人名的目錄，無論如何的重要，都容易引起聽衆的厭倦；所以除了最關緊要的批評家和著作以外，一概不輕闖入。這些都是講義的特點，姑不必問其是優點或是劣點。

然而講義確有講義的劣點。因爲要避免掉書袋的批評，所以引書不一定注明篇卷。因爲校對的疏忽，所以字句的誤植，標點的錯排，有時多至驚人。這裏的責任，有些屬於我自己，也有些不屬於我。在出版的時候，當然應該全部改定，責無旁貸。在平時，本來應當如此的，然而現在是戰時。戰爭增加了無限的光榮，然而也發生了不少的困難。戰時的書肆，貧乏到怎樣的程度，戰時的圖書館，凌亂到怎樣的程度，在太平了以後，大家也許不易想象，但是身經戰時的我們，正在抗戰的當中，必然會加以體認。我相信寬恕的讀者對於這本書的疏忽，也許會加以格外的優容。我也希望還有書籍湊手，重新寫定的一日。然而我對於這本書的疏忽，祇有負責，祇有引咎。

在我的初稿寫成以前，陳鐘凡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已經出版了；在初稿完成以後，郭紹虞先生的和羅根澤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也陸續出版。此外還看到許多關於中國文學批評的著作。諸位先生治學的熱忱和撰述的價值，深刻地引起我的欽服。但是我對於我這本書的責任，一切由我自己負擔。在和諸位先生的著作顯然相同的地方，我不曾作有心的抄襲；在和諸位先生的著作顯然不同的地方，我也不曾作故意的違反。討論一切事物的時候，有一般的局勢，有各殊的立場。因爲局勢相同，所以結論類似，同時也因爲立場不一，所以對於萬事萬物看出種種不同的形態。這本書的內容，和諸位先生的著作有異同的地方，祇是事理的當然，原不足怪。我需要特別提出的，就是不同的地方祇是看法的不同，不敢抱自是的見地。

第一個不同的地方，是這本書的章目裏祇見到無數的個人，沒有指出這是怎樣的一個時代，或者這是怎樣的一個宗派。寫文學史或文學批評史的人，忘去了作者的時代或宗派，是一種不能辯護的疏忽。在全書中，我曾經指出劉勰、鍾嶸所處的時代，我也曾指出對於當時的潮流劉勰如何地順應，鍾嶸如何地反抗。我曾經指出元祐以後江西派幾度的革新，我也曾指出反江西派的批評者如何地奮鬥。至於明代秦漢派和唐宋派的遞興，清代神韻、性靈兩宗的迭起，桐城、陽湖南派的相關，我相信我也曾經指出。但是我未曾對於每個時代加以特殊的標幟，而對於每個批評家，縱使大衆指爲某宗某派，甚至自己也承認是某宗某派，我很難得在姓名之上加以特別的名稱。一切都是出於有意。我認爲偉大的批評家不一定屬於任何的時代和宗派。他們受時代的支配，同時他們也超越時代。這是一個矛盾，然而人生本來是矛盾的。劉勰承受宋齊以來的潮流，然而劉勰不滿意宋齊以來的現實。嚴羽承受南宋以來的潮流，然而嚴羽不滿意南宋以來的現實。假如我們承認劉勰、嚴羽的超越時代祇是一種特例罷，但是鍾嶸較之劉勰更加超越，方回較之嚴羽又何嘗不超越？我們怎樣解釋呢？就宗派而論，偉大的批評家也和偉大的政治家一樣，他們的抱負往往是指導宗派而不受宗派的指導。宗派會有固定的規律，甚至也會有因襲的恩怨，然而偉大的人生常會打破這些不必要的規律和不可理喻的恩怨。韓愈和李翱不同，黃庭堅、陳無已和韓駒、呂本中不同，李攀龍和王世貞不同，方苞、劉大槐和姚鼐、曾國藩不同，我們又怎樣解釋呢？也許有人指出他們之間大同小異，所以不妨承認宗派的存在。倘使他們的中間祇是大同小異，原不妨這樣說；但是誰能保證他們的中間不會是小同大異呢？因此，在這些情形之下，就時代或宗派立論，有時固然增加了不少的便利，有時也

不免平添了若干的困難。所以，我決然放棄時代和宗派的標題，在章目裏祇見到無數的個人。這是一個嘗試，也許可以得到讀者的容許。

第二個不同的地方，是對於每個批評家，常把論詩論文的主張放在一篇以內而不給以分別的敘述。批評家論詩論文，有時採取不同的立場：韓愈是一個例，袁枚自稱論文嚴而論詩寬，更是顯然的一個例。所以分門別類的敘述，確實有一種便利；但是這裏，和上面一樣，也有相當的困難。蘇軾論詩論文論詞，都有他的主張，我們不便把整個的蘇軾分隸於三個不同的篇幅。在一部比較詳密的中國文學批評史裏，困難還要增加。劉熙載的藝概，論詩，論文，論賦，論詞曲，論經藝，我們更不便把整個的劉熙載分隸於五六個不同的篇幅。中國文學批評史究竟不是文論史，詩論史，詞曲論史的聯合的組織，所以我決意放棄分門別類的敘述；除了僅有的例外，在這本書裏所看到的，常常是整個的批評家，而不是每個批評家的多方面的組合。

第三個不同的地方，是這本書的敘述特別注重近代的批評家。中國是一個富於古代歷史的國家，整個的知識界瀰漫了「信而好古」的氣氛。五四運動以前，一般的知識分子固然是好古；五四運動以後，除了打開窗戶，吸收一些外來的空氣以外，仍然是好古。大學課程裏，文學史的講授，祇到唐宋爲止；專書的研討，看不到宋代以後的作品——並不是罕見的實例。因此即是討論到中國文學批評，一般人祇能想起劉勰文心雕龍和鍾嶸詩品，最多祇到司空圖二十四詩品。十一世紀以後的著作，幾乎逸出文學界的視野，這不能不算是駭人聽聞！有人會說文學批評的原理，劉勰、鍾嶸已經說盡，其餘祇賸一些枝葉，用不着過分

注意。在言論自由的社會裏，每人有發表意見的自由，這當然是一種意見。但是我的意見，是應當根據遠略近詳的原則，對於近代的批評家加以詳密的敘述。也許這裏講得太多一點，但是我們對於一千年以來的歷史既然無法加以「革除」，我們的生活同樣地也無法超越近代的階段，遙接一千年以上的古人，那麼即使多知道一點近代文學批評的趨勢，似乎也不算精力的浪費。何況縱使這本書「遠略近詳」，其他主張「遠詳近略」的著作原自不乏。一切的事物，相反亦可相成，廣博的讀者當然可以得到必要的補償。

這本書的出版雖遲，但是看見講稿的人已經不少。從各個不同的方面來的批評，我是一概地接受，一概地感激。除了幾種極端的評論以外，這裏可以提出一點。有人說這本書雖然是「史」，但是還有些「文」的意味。有人說這是「文學批評之批評」。假如我的猜測不錯，他們的意見是同樣地認為這本書不完全是史實的敘述，而有時不免加以主觀的判斷。這一點我當然承認，但是我願意聲明，一切史的敘述裏，縱使我們盡力排除主觀的判斷，事實上還是不能排除淨盡。「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什麼是「至」？中庸說過，君子之道，「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我們的目標，不妨完全是史實的敘述，然而事實上不能辦到。這是一點。還有，既然是史，便有史觀的問題。作史的人總有他自己的立場，他的立場所看到的，永遠是事態的片面，而不是事態的全面。固然，我們也說要從許多不同的角度，觀察事態，但是一個事態的許多片面的總和，仍舊不是事態的全面。這是一點。還有，歷史的記載當然是史，文學批評史也是史，但是和歷史的史究竟還有些許的不同。在已往的許多著作裏，什麼是文學批評，什麼不是文學批評呢？在取材的時候，不能不有一個擇別，擇別便

是判斷，便不完全是史實的敘述。在敘述幾個批評家的時候，不能不指出流變，甚至也不能不加以比較，這也是判斷，更不是史實的敘述。文學批評史的本質，不免帶着一些批評的氣息。這是第三點。事態上無可避免的現實，祇有請求讀者的原諒。

這本簡陋的著述在國難中付印，更減少了請求訂正和自行修改的機會。敘述的錯誤和判斷的不正確，都在所不免，一切請求讀者不吝指示，俾得訂正。

在本書的創始和出版中，得到許多朋友的指導，我都十分感激。對於協同搜集材料的任顯忱先生，提議付印的馬文珍先生，和贊助出版的葉聖陶先生，尤其應當藉此機會，表示深切的感謝。

三十二年二月，重慶，柏溪

目次

第一	緒言	一
第二	孔子孟子荀子及其他諸家	三
第三	詩三百五篇及詩序	九
第四	西漢之文學批評	一四
第五	東漢之文學批評	一七
第六	建安時代之文學批評	二四
第七	陸機陸雲	二七
第八	皇甫謐左思熱虞附李充	三二
第九	葛洪	三六
第十	范曄蕭子顯附裴子野	四〇
第十一	沈約	四四
第十二	劉勰	五〇
第十三	鍾嶸	六五

第十四	蕭統蕭綱蕭繹	七〇
第十五	顏之推	七五
第十六	隋代之文學批評及「文中子」	八一
第十七	唐初史家之文學批評	八四
第十八	劉知幾	八八
第十九	初唐及盛唐時代之詩論	九三
第二十	白居易元稹	九七
第二十一	韓愈	一〇二
第二十二	柳冕柳宗元李翱皇甫湜李德裕	一〇六
第二十三	司空圖附唐人論詩雜著	一一三
第二十四	歐陽修曾鞏	一一八
第二十五	王安石蔡條葉夢得	一二三
第二十六	蘇軾蘇轍張耒	一二九
第二十七	黃庭堅	一三六
第二十八	陳師道范溫	一四三
第二十九	呂本中韓駒	一四九

第三十	張戒	一五五
第三十一	楊萬里姜夔陸游	一六一
第三十二	葉適	一六八
第三十三	朱熹附道學家文論	一七二
第三十四	自詩本義至詩集傳	一八〇
第三十五	嚴羽	一八四
第三十六	劉克莊	一八九
第三十七	晁補之李清照黃昇	一九五
第三十八	沈義父張炎	一九九
第三十九	方回	二〇四
第四十	元好問	二〇九
第四十一	貫雲石周德清喬吉	二二三
第四十二	高棅	二二八
第四十三	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附李東陽	二三四
第四十四	楊慎	二三〇
第四十五	謝榛王世貞	二三五

第四十六	唐順之茅坤	二四三
第四十七	歸有光及「弇州晚年定論」	二四八
第四十八	徐渭臧懋循沈德符	二五三
第四十九	呂天成千驥德	二五七
第五十	袁宏道	二六三
第五十一	鍾惺譚元春	二六八
第五十二	錢謙益	二七三
第五十三	馮班	二七九
第五十四	陳子龍吳偉業	二八四
第五十五	黃宗羲	二八九
第五十六	王夫之顧炎武	二九五
第五十七	侯方域魏禧	三〇一
第五十八	毛奇齡朱彝尊	三〇六
第五十九	王士禛	三一—
第六十	吳喬趙執信	三一八
第六十一	葉燮	三二三

第六十二	清初論詞諸家	三二九
第六十三	金人瑞	三三六
第六十四	李漁	三四一
第六十五	方苞劉大槐	三四五
第六十六	姚鼎劉開	三四九
第六十七	紀昀	三五四
第六十八	沈德潛	三五八
第六十九	袁枚	三六二
第七十	趙翼	三六八
第七十一	章學誠	三七三
第七十二	阮元	三七八
第七十三	惲敬	三八一
第七十四	張惠言周濟	三八五
第七十五	曾國藩	三九〇
第七十六	陳廷焯	三九五

第一 緒言

文學批評一語，古無定名。隋書經籍志於文章流別志論，翰林論，文心雕龍等諸書，皆附列總集之後，所謂解釋評論，總於此編者也。舊唐書因之。新唐書藝文志始立文史類，凡四家四部十八卷，其不著錄者又若干。宋史因之，凡九十八部六百卷，然如艇齋詩話，茗溪漁隱叢話等，又別入小說類，則分部別居，蓋有未盡者。明史藝文志亦有文史類，凡四十八部二百六十卷，其錯入小說類者未見，蓋視宋史爲加謹矣。四庫總目始別有詩文評類，然亦不能盡賅文學批評，如樂府指迷，詞苑叢談之附入詞曲類者是也。凡一民族之文學，經過一發揚光大之時代者，其初往往有主持風會，發蹤指使之人物，其終復恆有折衷羣言，論列得失之論師，中間參伍錯綜，辨析疑難之作家，又不絕於途。凡此諸家之作，皆所謂文學批評也。得其著而讀之，一代文學之流變，瞭然於心目間矣。

文學批評與批評文學，二名並縣，詁訓兩異。文學批評之發，略如前陳，批評文學則指其中之尤雅飭整齊者而言。隻詞單句，不成片段者，固無論矣，卽撫拾賸語，勉成完書者，亦非其倫。舉此以繩，自文心雕龍，鍾嶸詩品，史通，原詩，文史通義等諸書以外，可得而數者，蓋無幾矣。今茲所論，固不限此。或者謂文學批評之盛衰，每視文學之升降爲轉移，斯又不然。魏晉六朝之文學，以太康間爲極盛，而劉鍾成書，翻在齊梁。唐人之詩，標新領異，恢廣疆土，包毓靈異，而唐人論詩，自司空圖詩品以外，未

中肯綮。妙觀逸響之句，獨標奧義，詩眼響字之論，備言音律，此皆出自宋人，遠邁唐代。宋人之詞，千年獨擅，然宋人論詞，或造詩餘之說，辭而闕之，翻在近日。至於東坡之空靈，碧山之沈鬱，推少游爲詞心，闢劉蔣爲外道，此論惟於後人得之。戲曲肇自金元，小說盛於明代，而評論戲曲，批判小說，則探幽鉤深，出色當行者，蓋猶有待。然則，謂文學批評之與文學同時升降者，誤矣。

然於此中有當知者，則對於某項文學之批評，其成熟之時，必在其對象已經完成以後。有違此例，必多乖舛。昔摯虞持論，謂雅音之韻，四言爲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音之正，至於五言七言，但於俳諧倡樂用之。此言若令六朝以後聞之，寧不成爲笑柄。英人高斯嘗言「自今觀之，昔日之批評家建樹規律，執一繩萬，其病常在所不免，正規之批評中，常爲此規律太嚴之病所乘，而創造的想像所成之作品，常以不合當代之規律而見斥，如勃萊克，基慈，乃至彌爾敦之詩是矣。」此言可以證也。

至於中國文學批評之分類，四庫總目詩文評類提要云：「文章莫盛於兩漢，渾渾灑灑，文成法立，無格律之可拘。建安黃初；體裁漸備，故論文之說出焉，典論其首也。其勸爲一書傳於今者，則斷自劉勰鍾嶸。勰究文體之源流而評其工拙，嶸筆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師承，爲例各殊。至皎然詩式，備陳法律；孟棻本事詩，旁採故實；劉放中山詩話，歐陽修六一詩話，又體兼說部。後所論著，不出此五例中矣。」舉此五端以當文學批評，範圍較狹，而詩話詞話雜陳瑣事者，尤非文學批評之正軌。然前代文人評論之作，每每散見，爬羅剔抉，始得其論點所在，正不可以詩文評之類盡之也。至若東坡之論蘇李贈答，晦庵之辨詩大小序，此則自爲考訂一派，逸出文學批評之常軌，今茲所述，蓋從略焉。

今欲觀古人文學批評之所成就，要而論之，蓋有六端。自成一書，條理畢具，如劉勰鍾嶸之書，一也。發爲篇章，散見本集，如韓愈論文論詩諸篇，二也。甄採諸家，定爲選本，後人從此去取，窺其意旨，如殷璠之河嶽英靈集，高仲武之中興間氣集，三也。亦有選家，間附評注，雖繁簡異趣，語或不一，而望表知裏，情態畢具，如方回之瀛奎律髓，張惠言之詞選，四也。他若宗旨有在，而語不盡傳，照乘之光，自他有耀；其見於他人專書，如山谷之說，備見詩眼者爲五；見於他人詩文，如四靈之論，見於水心集者，六也。此六端外，或有可舉，蓋不數數觀焉。

讀中國文學批評，尤有當注意者，昔人用語，往往參互，言者既異，人心亦變。同一言文也，或則以爲先王之遺文，或則以爲事出沈思，功歸翰藻之著作。同一言氣也，而曹丕之說，不同於蕭繹，韓愈之說，不同於柳冕。乃至論及具體名詞，亦復人各一說，如晚唐之稱，或則以爲上包韓柳元白，或則以爲專指開成而後。逐步換形，所指頓異，自非博綜於始終之變者，鮮不爲所替亂，此則分析比較，疏通證明之功之所以貴也。

第二 孔子孟子荀子及其他諸家

文學者，民族精神之所寄也。凡一民族形成之時期，其哲人鉅子之言論風采，往往影響於其民族精神，流風餘韻，亙千百年。故於此時期中，能深求一代名哲之主張，於其民族文學之得失，思過半矣。此